

DOI: 10.13288/j.11-2166/r.2018.11.002

学术探讨

《本草纲目》引文溯源的研究

郑金生¹, 张志斌^{1*}, 汪惟刚¹, 侯西娟², 李强¹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摘要 “引文溯源”是为《本草纲目》引文量身而设的研究新法, 该方法既可映衬体察李时珍“博极群书”“翦繁去复”之伟绩, 又可弥补《本草纲目》某些引而不确、注而不明的弊端。明确引文之源是缕清相关学术源流的基本条件。为了保证《本草纲目》原文高度存真与引文高度精确之间达到妥当平衡, 要将校勘与溯源剥离开来, 分别处理。具体的方法是, 考核认定李时珍所引用的正确书目, 依据《本草纲目》所引之文, 逐一核准它们的出处与原始文字, 以达到既不伤《本草纲目》之真又展示引文来源之目的, 如此溯源所得的文字可供直接引用。

关键词 本草纲目; 引文溯源; 引文差异; 校勘

《本草纲目》校勘研究中会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本草纲目》中存在着许多引文与其原文差异较大的问题, 文献出处亦有引而不确, 注而不详之处。倘若一一校改, 不仅改不胜改, 且使《本草纲目》原文变动失真; 倘若不注不改, 则引文差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不仅难以参用, 而且还会影响到读者对《本草纲目》的准确理解, 校勘者每因此大为困惑,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1 《本草纲目》引文差异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对《本草纲目》引文差异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本草纲目影校对照》^[1] (下文简称《影校对照》) 工作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曾经简单地认为, “明人著书有一个弊病, 即好改古人书。李时珍也未能免俗”。但是在工作过程中, 这一认识有所改变, 主要是对《本草纲目》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

李时珍仿效唐代陈藏器编《本草拾遗》, “博极群书, 精核物类”, 使得《本草纲目》在资料丰富与药物考辨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鉴于此, 《本草纲目》应当是一部论著, 而非单纯汇集罗列资料的类书, 不像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 只引录补遗而不加评述。《本草纲目》引文

虽极为广博, 但却是一部引证、评说俱备的论著。李时珍在广泛引用前代文献的同时, 非常重视阐述本人的观点, 包括对药物的应用与对前代文献的评价。李时珍在处理引用数据时, “重复者删去, 疑误者辨正, 采其精粹”, 这一工作又被归纳为“翦繁去复, 绳缪补遗”。纵览《本草纲目》全书, 这八个字贯穿于数据取舍始终。尤其是诸药“附方”, 其删改压缩、糅合润补之处甚多, 关于药性药用的发挥论述也或加糅合、参以己见。李时珍是一名医生, 他依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理解, 经常改动前人方中的用药剂量, 萃取主治病证, 简化炮制、制剂过程。作为一部民间医生的论著, 《本草纲目》这样处理数据并不为过。对这样的引文, 如何去判定删改后的引文哪些属于“讹脱”? 哪些是作者有意而为? 若逢异必正, 以还引文之原, 岂非有悖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之初衷? 由此给校勘《本草纲目》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是比勘所引原著, 力求展示、甚至恢复所引原文之真? 还是校讹之时, 尽量保留李时珍精简改补之真?

当然《本草纲目》只是一部个人著作, 其中的确也存在某些认识或引用失误的问题, 与儒士注经、官修医书相比, 其引文确实有欠严谨。加上此书部头巨大, 刊刻过程中也会出现谬误。关于《本草纲目》古代文本讹误的问题, 已另撰文讨论^[2], 此不赘述。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妥当处理。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办事经费(ZYYZK2015-B-002B)

* 通讯作者: zhangzhibin4124@163.com, 13810623096

2 存真与订误之间如何取舍

《本草纲目》乃个人论著，所引用资料旨在为医家实用，非为辑录遗佚珍稀文献而设。因此，若仿儒士校经，逢异必注、逢错必改，则可能有悖李时珍翦繁去复之苦心，容易丢失《本草纲目》之本真。李时珍“翦繁去复”之处甚多，除药物、医方、议病辨治言论的大段取舍外，在选定内容锤炼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从类书引文角度来看，严重删削原文会被斥为妄改前人书、割裂原文，但从展示医药实用内容角度来说，唯有撷精拔萃，才能做到“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例如，《太平圣惠方》有一灭瘢痕方，取鸡子熟煮取黄，“于铛中炒如黑脂成膏，以布先揩破疮瘢，然后涂膏”^[3]，李时珍将此法精炼为“炒黑，拭涂”四字。仔细体味，要讲实用，四字足矣！又如《普济本事方·治诸痔疾》载“熏洗痔方：枳壳不拘多少，右为末，每服二钱，水一大碗，砂瓶内煎百沸，先去瓶上坐熏，后却泻出，通手热洗妙”^[4]，李时珍将其精简为“用枳壳末入瓶中，水煎百沸，先熏后洗”。文字简洁明了，不失原意。当今校勘《本草纲目》，若再把李时珍删改之处逐一加注还原，是逆李时珍之意而行之，将本来“不繁”“有要”的《本草纲目》重又变得累赘。

《本草纲目》的确也有大段遗漏现象，但若无确证与必要，也只宜指出其误，不宜强行为之辑补。例如，卷五十二“天灵盖”附方载“青盲不见。方见龙脑香下”，但在卷三十四“龙脑香”条既未见“青盲不见”之主治，亦无用龙脑香与天灵盖配合治疗之方。此校勘结果说明，李时珍在“龙脑香”条漏载此方。李时珍未留下此方出处，表明即便能在其他书中找到以龙脑香、天灵盖治青盲不见的方剂，也无法肯定就是李时珍所漏之方，更不可能模仿李时珍精简此方，因此，若越俎代庖替《本草纲目》补入漏方，则《本草纲目》已非原著旧貌了。

校勘要解决原著中文字“讹、脱、衍、倒”，以保证原著文字准确，但由于上述原因，《本草纲目》有其特殊之处，影响到校勘的施行。正是为了存李时珍《本草纲目》之真，《影校对照》的凡例规定《本草纲目》引文或有化裁、增减，只要不悖原意、文理通顺者，一般不改不注。然而仅有为存《本草纲目》之真的校勘，也会留下遗憾。读者若想深究或转引《本草纲目》所引的书籍与文字，就无法依靠这样的校勘。那么有无两全之策呢？

现有的《本草纲目》校点本中确实有过某些局部的尝试。例如，对某方的症状、剂量、制法、服法等，不厌其烦在校语中指示引文与原文的差异之处，甚至予以校改。这样的校勘已超出了校勘“讹、脱、衍、倒”的职责范围，又无益于读者深究、引用原方之需求。更重要的是，《本草纲目》所引罕见古籍、出处欠明的引文非常多，若避而不言，忽而不校，则难免有避难藏拙之嫌。也有其他校勘者尝试过对《本草纲目》金陵本原刻文字完全只注不改。但是对于刊刻过程中的明显讹误也予以保留，这也未必符合校勘的基本任务。

面对这样的两难局面，的确不是一部校点著作可以妥善解决。基于我们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本草纲目研究集成》是一套互相关联又独立成书的丛书，所以我们决定将校勘与溯源剥离开来，另纂《本草纲目引文溯源》（此后简称《溯源》）一书来解决《本草纲目》引文差异、出处不确的问题。

3 “引文溯源”的目的与做法

“引文溯源”是为《本草纲目》引文量身而设的研究新法，其目的是既映衬体察李时珍“博极群书”“翦繁去复”之伟绩，又弥补《本草纲目》某些引而不确、注而不明的弊端。追溯引文之源是缕清相关学术源流的基本条件。

《本草纲目》问世已近 500 年，李时珍当年所见的古籍已部分流散海外或深藏民间，难以得见；又有若干李时珍当年未能得见的珍善医书版本或罕见书种在近现代出土或浮现，因此，收集遗佚，追本溯源，就是《溯源》的全部工作。具体做法是在《影校对照》的基础上，全面追溯引文所在的原书，并展示相关的未经删改的原文。将李时珍的引文与原书的原文进行比较，以让读者深切了解李时珍引证之广博，爬梳抉剔之深入，才能真实展示李时珍“翦繁去复”的深厚功力与不足之处。同时还能让读者了解《本草纲目》引文的确切来源与原文全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引文的确切来源”指明确其所在原书（含转引之书）的书名及其位置（卷篇等），书后还逐一注明诸书所用的版本。

4 完成引文溯源的关键问题

毋庸讳言的是，世易时移，后人实际上已不可能将《本草纲目》引文全部还原。但设立《溯源》却能促使我们尽力追根穷源，或者即便未能追溯到源头，也将如实注明，以待来者。熟知《本草纲目》的研究者也许会认为，《本草纲目》“书考八

百余种”，卷一又列举了引据的各类书目，据此溯源，又有何难？不错《本草纲目》卷一的引据书目确实是我们溯源的起点，但沿此书目逐一考察，就发现了种种问题。

4.1 关于书目的问题

《本草纲目》“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两节中，均区分“旧本”与“时珍所引”两部分。所谓“旧本”指唐宋诸家本草。“旧本”所载医书 84 家，引用经史百家书 151 家，共 235 家。在《本草纲目》之前，《政和证类本草》书前的《证类本草所引经史方书》对此有初步总结。这份书目是元代刻书家晦明轩主人张存惠所为，不过是将《证类本草》引文标题摘录汇编而已，其中遗漏甚多，且部分名目并非书名。例如“崔魏公传”，见《证类本草·生姜》附方，内容是唐崔魏公夜暴亡的记载，而为醒目起见，《证类本草》将“唐崔魏公”四字用大字作标题，实则并无此书名。查找此记载的来源，实出五代末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此类问题在旧本书目中多达数十处，可见这份书目很不严谨，无法单凭它来找书溯源。

李时珍所引医书 276 家，经史百家书 440 家，共计 716 家。论质量，李时珍所出书目较《证类本草所引经史方书》为佳，没有将引文标题当作书名之类的错误，且多数著录书目是比较完整准确的。但囿于时代条件等限制，其新增书目里仍存在较多的不规范问题。所谓不规范，是指其所引“书目”无一定之规。例如，无一手、二手数据之分，书名、篇名、方名、诗名等混杂而列，诸书著录项目（作者、书名）或有不全等。

在李时珍新引用的 700 多家书中，明显可考属转引的二手医书最少有 36 种，经史百家书则至少有 84 种。某些唐宋及其以前的佚散医书大多属于转引，如《三十六黄方》《神医普救方》《海上名方》《梁氏总要》《究原方》等。经史书中的宋代及其以前的纬书如《春秋题辞》《春秋元命包》《春秋考异邮》《礼斗威仪》《周易通卦验》等，地志如《蜀地志》《荆南志》《齐地记》《邺中记》《临川记》等也大多属于转引。这些早已佚散的书目或篇目，只有通过李时珍曾引用过的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或文献价值较高的某些著作如《水经注》《齐民要术》《外台秘要》《证类本草》《妇人良方》《幼幼新书》《普济方》等，才有可能搜索到其佚文。

书目著录不规范，甚或错误，会严重影响引文

的溯源。其中同名异书、异名同书，在《本草纲目》引据书目中多次出现。例如，所引的“某氏方”，多数都不是来自《某氏方》为名的书，而是转引他书中记载的某某人所传方，如胡氏方、叶氏方等，最后溯源结果是来自不同的几种书。那些名为《经验方》《经验良方》的书，同样皆非特指。著名的《御药院方》，实际上包括不同时代的两种书。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逐条引文去搜索其不同来源。

书名中的漏字、错字、随意简称、以篇名作书名等问题，也给溯源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本草纲目》所出的《宣政录》一书，若查史志书目，可知是明代张锦所撰，但如果追溯《本草纲目》所引《宣政录》的文字，则发现其源头是南宋江万里的《宣政杂录》。又如《本草纲目》引据书目有《治闻说》，不载作者名，而遍查古代书志无此书。《本草纲目》正文未再引此书名，但却转引了《本草图经》中的《治闻记》。《治闻记》是唐代郑遂（一作郑常）撰，未入李时珍的引据书目。“治”“治”形似，故书目的《治闻说》实为《治闻记》之笔误。

李时珍在书中标记引文时，或用书名，或用人名。例如，金元医家多标其名（杲、元素、好古、丹溪等），不言出何书。要查找这些医家的言论所出，则必须搜寻他们的所有著作。由此可见，《本草纲目》虽然列出了引据书目，但这仅仅是最初级的线索，真正要追溯每条引文之源，必须依据《本草纲目》所引之文，逐一核实它们的出处。

4.2 关于所引原书的问题

《本草纲目》所引的古籍多数还留存至今，这是我们敢于溯源的基础。但也有少数古籍散佚在外，或深藏未露，是为溯源的难点之一。庆幸的是，我国前辈学者对散佚在国外的古汉籍一贯十分关注。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已经从日本回归了大批散佚古医籍。近 20 年来，我们又开展了抢救回归海外散佚古医籍的课题，东渡日本，西赴欧美，复制回归了 400 多种珍善本中医古籍，编纂出版了《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2016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本草纲目》引用过的《日用本草》《儒医精要》《医宗三法》《黎居士简易方论》《方氏编类家藏集要方》《选奇方后集》等数十种医药书，为本书溯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例如，元代吴瑞的《日用本草》，今国内所藏同名古籍实际上是一伪书。《本草纲目》所引的该书今国内早已佚散，残本存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又如《本草纲目》引用的“禹讲师经

验方”，遍查古今书目均无所得，后在复制回归的明代胡文煥校《华陀内照图》之末，找到了题为“新添长葛禹讲师益之”等人的医方，最终确定了此书的源头。

此外，我们还通过各种途径关注网络或民间新浮现的有关古籍。例如，《本草纲目》著录的《太和山志》，史志著录了两种同名的《大岳太和山志》，一是明代洪熙、宣德间道士任自垣撰，一为明嘉靖间太监王佐始创，明万历癸未（1583）宦官田玉增广。后者成书太晚，前者未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书记载，存佚不明。藉助网络，我们寻得该书的明宣德六年（1431）序刊本（存《道藏补》），并购得其 PDF 版本文档，又为溯源增添一种原书。

《本草纲目》中引文所注出处，找到原书并不等于成功，还必须在原书中找到所引的文字。因为《本草纲目》的引文出处也有很多笔误或张冠李戴等错误，必须逐条加以核实。因此，从《本草纲目》引书来看，似乎不到千种，但需要落实的引文却数以万计。尤其是转引的条文，要根据其引文的时代、性质，锁定最可能被引用的古籍，再耐心地一书一书反复搜查、核定。例如，《本草纲目》卷二十三“蜀黍”附方，有治小便不通的红秫散一方，注出“张文叔方”。此名没有进入引据书目，线索全无。鉴于刘衡如、刘山永父子校勘时已经提供了此方见《普济方》引用的信息，且云《普济方》提示该方“出朱氏集验方”^[9]。《朱氏集验方》即宋代朱佐的《类编朱氏集验医方》，此书尚存，我们反复搜索该书而不得此方。是《普济方》误载？抑或今存朱氏书遗漏？对此必须进一步查实。又经搜索方名有关工具书、文献价值较高的其他医书，终于在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中发现“红秫散”^[149]，该方下亦注明“张文叔传。大妙”，但此张文叔是否是元代人，必须有佐证。经查《卫生宝鉴》引张文叔方 5 次，且在“续命丹”之下载有“张文叔传此二方。戊辰春，中书左丞张仲谦患半身不遂麻木，太医刘子益与服之，汗大出，一服而愈。故录之”^[73]。查张仲谦确实为元大臣，《元史》有名。又《卫生宝鉴》卷二十三记载罗天益曾治张仲谦风证。有了这些旁证，方可确定张文叔确是元初人，其名不可能见于宋代的《朱氏集验方》，此属《普济方》误载。至此此方才算找到了真实的源头。《本草纲目》中类似这样注而欠明、引而不确的问题较多，后世诸家往往不加核定即再次转引，于是以讹传讹、积重难返，不

可避免地影响到学术源流的考镜。

然而必须坦承的是，《本草纲目》出版至今已 400 多年，要全部还原《本草纲目》的引文原貌是不可能的，总会有些难以溯源的引文。这类引文主要有李时珍及其父亲的未刊著作，还有几十种来源不明或原著已佚、唯《本草纲目》存其佚文者。李时珍未刊著作主要有《濒湖集简方》《濒湖医案》，其父李言闻未刊医书有《人参传》《艾叶传》（一名《蕲艾传》）《痘疹证治》，这些书虽然见于《本草纲目》引用，但难窥全豹。李时珍引用但今已佚散的书籍约有 60 余种，其中包括明代汪机《本草会编》、邓笔峰《卫生杂兴》、董炳《集验方》《戴古渝经验方》、王英《杏林摘要》、谈野翁《试验方》、张氏《瀟江切要》、李知先《活人书括》、陆氏《积德堂经验方》、叶梦得《水云录》《奚囊备急方》《孙一松试效方》《唐瑶经验方》《试效录验方》《蔺氏经验方》《阮氏经验方》等。这类书籍目前还无法寻得其原著，难以溯源。对此我们只能在《本草纲目》所引出处后加注予以说明。《素问》有云“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本书溯源亦本此原则，凡能溯源者展示之，无法溯源者注明之，以便读者了解引文所涉诸书的存佚状况，且便于日后不断寻觅，日臻完善。

总之，将《本草纲目》一书的引文全面系统溯源的过程，宛如再走一次李时珍走过的编书之路，加深了我们对李时珍所历艰辛的认识。如何将溯源结果与《本草纲目》引文对照，我们也会设计过多种方案，最终确立在《影校对照》正文的基础上，对每一出处加注，展示溯源结果。此举既不伤《本草纲目》之真，又展示引文原貌。但筚路蓝缕，经验不足，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 [1] 本草纲目影校对照 [M]. 张志斌, 郑金生, 校点.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 [2] 张志斌, 郑金生. 《本草纲目》金陵本的常见讹误及订误方法研究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40(12): 999-1003.
- [3]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841.
- [4] 许叔微. 类证普济本事方后集 [M]. 南宋建安余唐卿宅刻本.
- [5] 朱棣. 普济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 3285.
- [6] 罗天益. 卫生宝鉴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下转第 914 页)

- 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2017: 8.
- 〔1〕 洪宝林, 房耘耘等. 我国中医医疗服务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J〕. 中国卫生经济, 2010, 29(9): 34-35.
- 〔2〕 唐运. 中药材市场的现状和中药材质量问题分析 〔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2015, 2(4): 786.
- 〔3〕 桑滨生. 关于我国的中医药政策 〔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06(6): 1-3.
- 〔4〕 黄金满. 关于中国中医药立法的思考 〔J〕.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1): 57-60, 72.
- 〔5〕 赵静, 刘新社, 孔军辉. 《中医药法》立法与实施相关问题探讨 〔J〕. 中国药事, 2016, 30(12): 1200-1203.
- 〔1〕 唐祖宣. 关于加快中医药法立法进程的议案 〔N〕. 人民法院报, 2013-05-18(5).
- 〔2〕 赵维婷. 弘扬宪法精神推动中医药法实施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7-12-04(1).
- 〔3〕 张功耀. 告别中医中药 〔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6, 27(4): 14-17.
- 〔4〕 姚澄. 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 〔J〕. 江苏中医药, 2009, 41(8): 69-71.
- 〔5〕 新华社.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19 日至 20 日在京召开 〔EB/OL〕. (2016-08-20) [2017-11-01]. http://www.gov.cn/xinwen/2016-08/20/content_5101024.htm.

Analysis on the Policy of Chinese Medicin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Stream Theory

LIU Xuezhu, TIAN Kan, LIU Qiufeng

(College of Health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On December 25, 2016, the 25th Meeting of the Twelfth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viewed and passed the *Chinese Medicine Law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has provided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our country. The promulgation of this law i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article used multiple-streams theory to sort out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the source of the policy and the origin of the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the TCM law and analyze the opening of the policy window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law.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law; multiple-stream theory; policy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17-12-03; 修回日期: 2018-01-20)

编辑: 黄 健

(上接第 906 页)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itations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纲目》)

ZHENG Jinsheng¹, ZHANG Zhibin¹, WANG Weigang¹, HOU Youjuan², LI Qiang¹

(1. 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2.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Citation Origin" is a new research method designed for the quotation of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纲目》). This method can not only reflect on the feats of LI Shizhen's extensive reading and removing duplication and complication, but also make up the disadvantages of no citation origin and unclear quotation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Clarifying the source of citation is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identifying the relevant academic sources. In order to ensure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the high degree of accuracy of the original text of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 high accuracy of citations, the collation and traceability should be separated and processed separately. The specific method is that the assessment determines the correct bibliography cited by LI Shizhen. According to the text cited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he source and the original text are approved one by on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not only damaging the truth of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but also showing the source of citations. The text so traced is available for direct reference.

Keyword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纲目》); citation traceability; citation differences; collation

(收稿日期: 2017-10-20; 修回日期: 2018-04-12)

编辑: 崔京艳